

魂断鸡鸣寺

编剧:刘宝田 李茂华

人物:

柳月婵 张二
赵贞观 梅香
赵河得 秋红
莫寿亭 张安
张宏 刘媒婆
张继祖
侍女、家人、衙役、小沙弥、校尉若干
古代。

天幕茫茫。巍峨的贞节牌坊重重迭迭,苍凉压抑。

深处,一组横贯的平台,前接一低矮的坡台,给表演提供适度的层次节奏。

近处,通过局部饰物和灯光,既写实又写意地揭示戏剧空间。

[大幕缓缓而起。

伴唱 都说人生是曲戏,
恩恩怨怨喜亦悲;
历尽劫波沧桑改,
惊回首,
兴衰荣辱难品味?

第一场 婚变

[伴唱声中幕起。高楼大宅。隐现。钦赐“圣节夫人”匾额高悬,端庄肃穆。门柱张灯结彩,红双喜光彩映目。

张二 (热烈而阴冷,狐假虎威地)下面听着:少爷卧病不起,今宵结婚冲喜。圣节夫人有令,尔等各宜努力!
〔众丫环幕后应声“是!”

张二 掌灯!

〔仆从提大红灯笼、丫环捧大红灯烛,在伴唱声中翩翩舞上。

伴唱 喜烛添瑞气,红灯镶灾殃。

张二 镶灾殃?嘿!可叹啦可恼——

(唱)兄长驾鹤早归西,

遗留下如山的金银,如花的奴婢,

更有那皇封圣节嫂夫人,

绝代的风流枉伴空府第、空府第。

伴唱 良宵乐婚娶,冲喜保安康。

张二 保安康!嘿!可贺啦可喜——

(唱)侄儿张宏命不济,

魂断鸡鸣寺

编剧:刘宝田 李茂华

人物:

柳月婵 张二
赵贞观 梅香
赵河得 秋红
莫寿亭 张安
张宏 刘媒婆
张继祖

侍女、家人、衙役、小沙弥、校尉若干
古代。

天幕茫茫。巍峨的贞节牌坊重重迭迭,苍凉压抑。

深处,一组横贯的平台,前接一低矮的坡台,给表演提供适度的层次节奏。

近处,通过局部饰物和灯光,既写实又写意地揭示戏剧空间。

[大幕缓缓而起。

伴唱 都说人生是曲戏,
恩恩怨怨喜亦悲;
历尽劫波沧桑改,
惊回首,
兴衰荣辱难品味?

第一场 婚变

[伴唱声中幕起。高楼大宅。隐现。钦赐“圣节夫人”匾额高悬,端庄肃穆。门柱张灯结彩,红双喜光彩夺目。

张二 (热烈而阴冷,狐假虎威地)下面听着:少爷卧病不起,今宵结婚冲喜!圣节夫人有令,尔等各宜努力!
[众丫环幕后应声“是!”

张二 掌灯!
[仆从提大红灯笼、丫环捧大红喜烛,在伴唱声中翩翩舞上。

伴唱 喜烛添瑞气,红灯镶灾殃。

张二 镶灾殃?嘿!可叹啦可恼——
(唱)兄长驾鹤早归西,

遗留下如山的金银,如花的奴婢,
更有那皇封圣节嫂夫人,
绝代的风流枉伴空府第、空府第。

伴唱 良宵乐婚娶,冲喜保安康。

张二 保安康!嘿!可贺啦可喜——
(唱)侄儿张宏命不济,

空有那进士的功名、父母的权势。

病恹恹已入膏肓冲喜难，

偌大的家业且看我承继、我承继！

梅香 (上)二爷！夫人问喜堂是否布置好了。

张二 (向一提灯笼者)张安，好了没有？

张安 回二爷，好了！

张二 那么，请圣节夫人。

(向内拱手)有请嫂夫人！

月婵 (仪态万方上，一派雍容华贵，唱)

恨夫君抛妻儿英年早逝，

痛爱子染沉痾药无灵芝。

借婚娶且冲喜祈福消灾。

望苍天庇佑我寡妇孤儿。

(白)二叔，宏儿的婚礼可否开始？

张二 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嫂夫人一声吩咐。

月婵 那就开始吧！

张二 好。婚礼开始，各就各位。鼓乐齐鸣，燃放喜炮。新郎新娘上堂！

[喜乐声中，张宏、赵贞观上。张宏病

弱气虚，赵贞观盛妆红巾，华艳光彩。

张宏一个趔趄，张二上前搀扶。

张二 (张扬地)好侄子，别慌，小心点！

新郎新娘就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月婵神色紧张注视张宏。张宏双目昏黯，面色如蜡，难以支撑。

夫妻对拜！

[张宏颤抖，捧腹扶胸，终于栽倒。一片混乱。

[切光。

张二 (黑暗中高声吆喝)送新娘上洞房。

[洞房。一束灯光中，赵贞观呆呆而坐，盖头未揭。

[梅香一旁静立。

[几点梆声，愈显得死寂。

梅香 (轻柔地)少夫人，夜已深了，还是早早安歇吧。夫人说了，少爷欠安，今晚不能陪你，望你能够体谅，就让奴婢陪伴侍奉！

[贞观慢慢揭开盖巾，美艳使梅香惊呆。

梅香 少夫人，您太漂亮了！

[贞观幽幽叹一口气。

梅香 少夫人，您一定困倦了，我帮您宽衣。

贞观 岂止困倦，简直是掉进了一口棺材中，只觉憋气，只觉痛苦不堪！

梅香 (暗吃一惊。侧耳细听四周无声，柔声劝说少夫人)少爷有病，夫人最忌讳不吉利之言。你千万别这样说，应该多说些吉利的话才是。

贞观 (冷漠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如果没命，灵丹妙药也无可奈何，又何在这区区话语！

[梅香欲劝又止。

贞观 你去吧。我想独自静一静。

[梅香小心下。

[贞观缓缓立起，愣立窗前。

[一只夜鸟从窗外掠过，鸣声凄厉。

[一点点沉闷的梆声，如敲心扉。

[灯暗。

[回忆：追灯照着清丽欢快的村姑赵贞观，提着竹篮，款款来到河边洗濯衣裳。

贞观 (唱)春光明媚满小河，

浪花粼粼一朵朵，

河边悄悄洗衣裳，

会一会醒里梦里思着想着的河得哥。

[对着河水理理鬓发，忽而浅浅一笑，忽而轻轻叹息，忽而喃喃自语……

[赵河得悄悄上，用一枝柳梢轻拂贞观之额。

贞观 (猛回头)河得哥！你……你坏，你坏！

[二人幸福地拥抱，依偎。贞观掏出一方手绢，娇羞地送给河得。河得展开，见手绢上绣有并蒂莲花，珍爱地贴于面颊。少顷，掏出一个布包，打开，从中捏出一块杏脯送入贞观口中。

河得 你近来怎么消瘦了？这是从镇上买的开胃的杏脯。

[贞观突然伏在河得胸脯上抽泣起来。

河得 (焦急地)好妹妹！你怎么了？怎么了？

贞观 (欲说还羞)我怕……怕是有身孕了。

[河得猛吃一惊，拉过贞观的手放在

自己膝盖上把起脉来。有顷，河得猛地竖起蜻蜓、翻起跟斗来，把贞观逗笑了。

贞观 人家害怕死了，你还直乐呢！

河得 好妹妹，别怕。你有喜了。我回家就托媒人来提亲。马上就拜堂成亲。

贞观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我娘说，我们赵姓族规最严，同姓不能结亲。今天上午，媒婆刘四婶来找我妈，嘀嘀咕咕了老半天……

河得 说些什么？

贞观 我也不知道。好象是说镇上张府新中进士的少爷患了重病，要娶妻冲喜，我怕他们依仗权势，欺负我那糊涂娘，到时候就……。

河得 别说了。我马上回去告诉我爹娘，马上托人来提亲！

贞观 河得哥，你要快想办法，快点来下聘迎娶。你人好心好医术好，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跟你过一生，我心满意足了。

河得 好妹妹！你等着哥，哥一定快点来。（下）

贞观 河得哥，你一定要快点来啊！（回忆毕。唱）

旦旦信誓尚在耳，

脉脉温情犹在怀；

权势抛下无情刀，

一朵并蒂两切开。

河得哥呀——

有情难成连理梦，

来生再报你情似海。

糊涂娘呀——

今生女儿难尽孝，

冷暖安康你自珍爱。

[扯下床架上的红绡，系上一个环扣

红绡缎啊红绡缎——

你既然不系鸳鸯颈，

且借你送我归尘埃！

[贞观伸颈欲自尽。

[河得突然从幔后闪出，抱住贞观。

[贞观大骇，欲呼。河得掩住贞观嘴。

河得 妹妹，你好糊涂！

贞观 （定睛，颤栗地）河得哥！你，你……真

是你来了！

河得 我翻墙进来的。一直躲在床幔后，想看看你……

贞观 河得哥！你……（伏于河得胸前哭泣）
河得 （摘下头上方巾，已成光头）妹妹！我已出家为僧了。

贞观 （一愣）河得哥，是我害的你……

河得 妹妹，是我害了你了！

张二 （上，从门缝瞥见，初大怒，继而冷笑。）

（唱）莫惊恼，莫张扬，

良机助我从天降；

且待我，砒霜里面加把硝，

管叫它，撒掉喜堂变灵堂！

贞观 河得哥，我该怎么办呀？

河得 妹妹，你暂且在这里安身。我出家的鸡鸣寺，距此仅一河之隔。后会有期，望妹妹千万珍重！珍重！

[二人涕泪交零。

贞观 不，不！河得哥，你还是带我走吧。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吧。

河得 （突然跪下）妹妹，不能呀！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

张宏 （踉跄上）二叔说，新娘子好漂亮，好漂亮……

[张宏推门，扶门而立。

[三人呆若木鸡。

[音乐急促惊悚。

[张宏目眦俱裂，大叫一声，口泛血沫，栽倒。

[贞观手足失措。河得慌忙中镇定，为张宏探气、把脉。见奄奄一息，急中生智，抱张宏上床。贞观脱去张宏外衣、鞋子。

[门外，脚步声杂沓而来。

[贞观打开窗户，河得越窗消失。

贞观 （关上窗户，镇静）来人，快来人呀！

[张二领月婵率仆人丫环上。

[月婵近床，见张宏之状，惊呆。少顷，抚张宏痛哭。

张宏 （突然醒转，睁开眼睛，抬手指着贞观）贱人，她……她……（气绝）。

张二 （窃笑。继而以口沫揩眼，挤至床边，驴吼马嘶般）我至亲至爱的侄儿呵，

你不能死，叫老叔替你赴幽冥吧……

[月婵冷静下来，冷峻地瞪一眼贞观，又睥睨地看一眼张二，接过梅香递来的香巾擦擦脸，理理鬓发。

[张二凑近月婵耳边，指着贞观嘀咕。

月婵迟疑片刻挥手让张二率家人下。

[贞观突然反胃打呃，颤栗痉挛，终于控制不住，俯身呕吐。

[月婵逼近贞观，倏然撩起贞观衣裙，恍然大悟。

月婵（恨恨地唱）

败俗伤风小贱人，
未效于飞先有孕。
宏儿你且瞑目去，
娘亲替你雪耻恨！

（呼唤）来人呀！

[张二、张安、梅香、秋红众丫环上。

[月婵盯着晕倒的贞观，又凝视躺卧床上的张宏，若有所思，酝酿着一个新的计划。

月婵（冷静，徐缓地唱）

毋急躁，稍安详，
利害得失细思量：
此事倘若被张扬，
辱圣恩，泄家丑，
弥天大祸怎担当？

[仔细观察张二等人各种反应，

船到江心舵要稳，
黄雀随后仔细防。
名节富贵要保全，
移花接木渡难关。

[白]将红桩尽数撤去，变喜堂为灵堂，挂幡治丧！

众 是！（分头下）。

月婵 起来！我也不问你娘家的闺风如何，也不想知道你过去的事情。我只知道，你进了我张家的门，就是我的至亲儿媳，我张家是皇封圣敕的官宦人家，万恶淫为首，在我张家必须贞节可风。

贞观（由迷惑而激动，扑地跪下）这……！？

月婵 众今后，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万不可伤了胎气，好好把孩子给我生下来！

[贞观茫然而立。

[切光。

第二场 庭斗

[暗场，婴儿坠地的哇哇啼声。

伴唱

机关巧，机关灵，
移花接木添长孙，
喜盈盈，乐盈盈，
柳暗花明耀门庭……

[二幕前。张二上。

张二

可恨柳月婵，暗施鬼计策，得个小野种，计做正宗传。奇怪！小野种天阔面圆，俨像小张宏，难道是老天助她？哼！管它球！无毒不丈夫。不把小野种置于死地，这万贯家财怎能归于我二爷名下？这美奴艳婢怎能归我二爷享用？（对幕内）秋红！秋红！

[秋红上，

[张二掏出金镯一对送给秋红。

秋红

二爷……秋红无功不敢受禄！

张二

二爷给你，你就接着。二爷有件事要你帮忙！

秋红

二爷的事就是我的事嘛。（欣然接下金镯）谢二爷。

张二

好！你想法搞死那个小野种！

秋红

（吓一跳）谁？

张二

那个小野种——柳月婵的孙子！

秋红

二爷别开玩笑，那是你的亲侄孙呀！

张二

不是。

秋红

不是？

张二

不是！是赵贞观未过门就怀的小野种，是柳月婵瞒天过海、移花接木，要来的假孙子。莫说不是，哼！就是是，也要除掉他！

秋红

（惊悸）除掉他！？

张二

（阴鸷地）除掉他，二爷我就能成为张府的主人！到那里，二爷就扶你做执掌张府大权的堂堂夫人！

秋红

二爷……你别哄我！

张二

二爷我哄别人，什么时候哄过你秋红啦！

秋红

二爷，我怕！一看到圣节夫人那锥子般的眼睛，我就两腿发抖。

张二

怕什么！今天是小野种的三朝，听说

知县还要来贺喜。我瞅个机会告赵贞观淫乱不贞，看看两代寡婆子还要什么雌威！

秋红 能成吗？

张二 万一不成，你瞅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掀掉小野种的被，冻死他！

秋红 冻死他？

张二 (冷笑)对！冻一死一他！

[灯暗。少顷，二幕开，大堂一派喜气，幕侧传出猜拳行令宴饮之声。]

月婵 (挈秋红上，踌躇满志地唱)

庆三朝宾朋满座喜临门，

谢上苍赐我张家有后荫。

也是我祖宗积德缘广，

小孙孙活像宏儿爱煞人。

[张安上：“寡夫人，莫知县驾到！”]

月婵 (掩饰不住欣喜)有请莫知县！

张安 是！

[张下。月婵整装掸尘。莫寿亭知县上。]

寿亭 (施礼)圣节夫人，下官来晚了！

(招呼仆役抬过礼盒)区区薄礼与世孙添福！

月婵 (施礼)得蒙光临，蓬荜生辉。得一犬孙，不足为贺，县尊费心了！

寿亭 大喜大喜，当贺当贺。请抱世孙一见，与他添寿。

月婵 秋红，抱小少爷拜见县尊大人

[秋红下。少顷，抱婴儿上。]

寿亭 (抱过婴儿，细细端详)夫人！世孙相貌清奇，贵不可言。

(抚摸婴儿唱)体格清奇天庭宽，

耳廓隆准福寿长。

月婵 (欣喜唱)他年应得尊台语，

张府世代谢褒扬。

寿尊 夫人！(唱)麻衣相法异人传，

六壬神课不虚妄。

月婵 (唱)他年犬孙得意日，

寿亭 (唱)老夫颜面亦增光。

月婵 谢大人！(唱)更请大人赐名字，

借得福缘添吉祥。

寿亭 取名么？好！(唱)圣恩隆厚名天赐，

字号继祖德泽长。

月婵 天赐，继祖，好名字，好名字！

(欣喜旁唱)心有灵犀一点通，

(施礼致谢)大人赐名意芬芳！

寿亭 夫人！(唱)若得严谨勤教诲，

他年鱼龙看飞翔！

月婵 尊台此言极是。我们这等人家子弟，切不可娇惯才有出息。大人，请归座饮酒吧。

[秋红抱继祖下。]

寿亭 且慢，夫人！把鼓乐奏得热闹些，老夫要来个锦上添花！

月婵 锦上添花！？

寿亭 对！本县为夫人及少夫人请求旌表一事，业经府台大人报送朝廷核准，特赐匾一方。(朝内)抬上来！

[四侍女牵绸引带护拥二衙役抬黄绫裹覆的匾额上。]

[莫寿亭揭开黄绫，匾额上“冰清玉洁珠黛生辉”八个大字熠熠闪光。]

寿亭及伴唱 冰清玉洁，朝野齐称颂，
珠黛生辉，日月映光华；
皇封圣敕，春风长绿贞节府，
桑梓拥戴，山河永葆楷模花！

月婵及伴唱 暖流涌心中，热泪腮边挂，
说不清是喜是悲还是怕；
彩带披满身，匾额堂上挂，
分不出是绳是索还是枷！
喜的是皇封贞节府，
悲的是凄清孤又寡，
怕的是圣恩难图报，
青春情怀成虚话。
三纲五常谨记取，
一言一行要典雅。
诚惶诚恐沐皇恩，
规行矩步渡生涯。
但愿富贵传家久，
人丁兴旺再添花。

月婵 县尊抬爱，五内铭刻。

众 风范楷模，当之无愧！

寿亭 授匾(衙役将匾挂上，喜乐高奏，曼舞旋飞。)

张二 (突然奔上，卜通跪到寿亭脚下，大声疾呼)

大老爷，这匾赐不得！

[众惊愕，喜乐骤止。寿亭挥手，众宾

客、衙役、侍女等下。

寿亭 你说什么？

张二 这匾赐不得！

寿亭 为何赐不得？

张二 赵贞观招蜂引蝶，继祖是她出嫁前怀的野种！

月婵 (颤抖，怒指张二)你……你……

寿亭 张二，不可信口雌黄！

张二 青天大老爷呀！

(唱)柳月婵受皇恩藏污纳垢，

赵贞观小贱人淫乱不贞，

小野种理应当凌迟处死。

砸牌坊摘匾额律条分明！

月婵 (镇定地唱)青青天朗朗日圣节府邸，

岂容你黑白口口喷人！

寿亭 (冷峻地)张二相公！

(唱)平地浪晴空雨诬人清白，

账要清罪要罚你可知情！

张二 大老爷！(唱)禀青天张二我握有证据，

寿亭 (温和地劝阻，唱)二相公你还要三思而行，

月婵 他叔父！(唱)张府人张府事一家骨肉，

张二 哼！这会儿知道是一家骨肉啦，晚了！

(唱)你这是元宵节才贴门神！

(转对寿亭)大老爷！刘媒婆在门外等候，你传来一问便知。

[月婵心中一惊，目视寿亭。寿亭示意月婵不必惊慌。

寿亭 好吧。那就传刘媒婆。

衙役 传刘媒婆！

[刘媒婆上，打扮花俏，两眼贼溜溜东张西望。

寿亭 你就是刘媒婆？

媒婆 (小心翼翼地)小妇人正是。

月婵 县尊大人，贞观嫁给我儿张宏，正是她保的大媒。(转对媒婆)刘媒婆，你这个媒保得不错呀！

[媒婆战战兢兢，不敢正视月婵。

寿亭 (弦外有音地)你既保媒，原本应该知道赵贞观的底细！

张二 大人，她当然知道底细。不然，我也不请她来作证啦！(推媒婆)你快说吧！

月婵 (逼视媒婆)那你就讲出底细吧！如果诳骗了我，哼。

媒婆 (擦冷汗，窥视各方)县官堂上坐，夫人语意深，这事怎么讲，还要细思忖，细思忖！

寿亭 (威慑地以目示意)圣节夫人可是皇上封的，你要放明白点，诬人清白，可是要反坐治罪的呀！

媒婆 (拿定主意，瞟视张二，眼一翻)大老爷是让我实话实说，还是假话瞎说？

寿亭 (断然喝道)岂有此理！当然是依实而讲！

月婵 (紧张地)讲得明白，我定要好好谢你。

媒婆 那我依实而讲了。

[张二得意洋洋，媒婆扭扭摆摆。走到张二身边。

媒婆 (拍张二肩)二哥，那匾上的字怎么念？

张二 (不屑地)冰清玉洁，珠黛争辉！

媒婆 (一拍大腿)不错嘛！老夫人贞节可风，少夫人冰清玉洁呵！

张二 (意外)你，你刚才在酒馆还讲……

媒婆 (打断地)我讲嘛啦！我不识几个字，但圣贤之训还是知道的。(一本正经地)人家贞观娘家家教严着哩。不是出了名的好闺女，我敢给圣节夫人的公子保媒？

寿亭 (拈须一笑)哈哈，张二相公！

张二 (慌忙争辩)大老爷，我那侄儿张宏未曾圆房就已去世，赵贞观为何会身怀六甲？

月婵 我儿新婚之夜入洞房，怎说未曾圆房？

媒婆 (添油加醋地)是呀！年轻人馋嘴猫似的，见了如花似玉的新娘能不动心？花烛之夜，我是亲眼见少爷走入洞房的，还亲耳听见那个……那个……嘻嘻……

张二 (不甘心地)赵贞观进门尚不到十月，哪就有胎儿出生？

媒婆 哈哈，二哥，你这就少见识了。七、八个月的胎儿出生都属常事，何必定要十月？

寿亭 这就是了。

月婵 (不失时机地跪倒,双目落泪)我儿就留下这点骨血,他竟容不得!求县尊大人为我一门弱小做主!

张二 (见大势已去,惊慌跪倒,磕头求饶)大老爷!

寿亭 (厉声)大胆刁徒张二,无中生有,诬人清白,欺凌寡嫂弱媳,该当何罪?

月婵 大人,念张二系我张氏一门,误听流言,请从轻发落了吧。

寿亭 夫人,你真是菩萨心肠!

(转对张二)念你嫂夫人为你讲情,姑且责打四十大板,罚银千两,为你侄媳修一座贞节牌坊!

张二 哎呀,我的妈呀,这叫从轻呀!(磕头如捣蒜,寿亭不理睬;又向月婵求情)嫂夫人!我不是人……

寿亭 拉了出去!

[两衙役拖张二下。

寿亭 诸位,还是饮酒去吧!

[众客下。喜乐悠扬又起。台上只剩月婵、寿亭二人。

月婵 大人,谢谢你了。

寿亭 (携月婵手),你爱惊了!月婵……

[张安急上。

张安 老夫人!小公子突然伤风,咳嗽惊风不止!

月婵 (惊慌地)呵?

寿亭 夫人不必惊慌。(对张安)河对岸鸡鸣寺异僧悟觉,医术高超,远近闻名,你速去请来给小公子诊治。

月婵 我命苦呵!(昏倒)。

寿亭 (扶住)月婵!月婵!

[切光。

第三场 寺会

[二幕前。赵贞观上。

伴唱 月如水,更声残,
夜来思念难成眠。

贞观 (接唱)为儿采灵药,
河得坠南山;
沙弥来送药,
传信告危难。

伴唱 (与贞观合)呀!心儿碎,盼天明,
过河去,勤探看……

贞观 (对内)梅香,老夫人可在?

梅香 (内应)禀少夫人!小公子病好了,老夫人高兴,一早便带着小公子打轿十里刘村妹妹家玩去了。

贞观 那秋红呢?

梅香 (内应)不见踪影,自个儿玩去了吧。

贞观 我有事出去一下,片刻即回。

梅香 (内应)我陪少夫人去吧。

贞观 不用了。你歇息吧。

梅香 (内应)是。

贞观 (急匆匆,唱)步步急,步步难。
涉小河,上南山。
鸡鸣寺探望河得哥。
但愿危难过去保平安。

[二幕开。鸡鸣寺,僧房。河得躺在病榻上。

河得 (唱)寄身鸡鸣寺心难静,
贞观、天赐缠梦魂。
为寻药身坠悬崖一臂断,
伤痛处殷殷渗血牵肝心……

沙弥 (上)师傅,张府少夫人前来致谢。

河得 (一惊)谁?

沙弥 张府少夫人!说是小公子病愈,前来致谢。

河得 快请!(小沙弥下。河得跃起,与正进来的贞观相遇,凝视良久)你,你怎么来了?

贞观 不,不!我是怕……

(扶河得坐下,抚着断臂,双泪难止)

河得哥,苦了你了!

河得 没关系。只要你和天赐儿好,我就放心了!(河得掏出手绢为贞观拭泪。贞观接过展看,上面绣有并蒂莲花,深情地贴近面颊。)

贞观 小妹和赐儿的命,都是你救的呵!

河得 (紧握贞观手)妹妹,不救下你们,我能活吗?唉,你是怎么脱身来的?

贞观 小沙弥来送药,说你受重伤了。我怎么熬煎得住呢?适才婆母出门,我就偷着来了。

河得 (摇头)这不是梦吧?此情此景,常在梦中,莫非今日,仍然是梦!

贞观 河得哥！能常有这样的梦，我才真高兴呢！（说着，往河得怀里依偎）。

河得 （独手扶住贞观）贞妹，这里多有不便，你还是快离开吧。保重自己，照养孩儿，全靠你呵。

贞观 河得哥！我拼着性命来了，你就撵我走了？我偏不走！

河得 我又何时何刻不在想着你，念着你？哪天夜里又不在梦里，亲着你？但这里……

贞观 （感动地）天地之大，怎么就没有我们容身之处呢！（万分依恋地告别，脚一瘸，一个趔趄，几乎跌倒。）

河得 （急急扶住）好妹妹，你的脚怎么有血？

贞观 我抄近路，涉水过河，被石片割伤了！

河得 （褪下贞观鞋袜，以口吮伤口，旋即嚼敷草药，以手绢裹脚）可以了，妹妹走吧。

贞观 （走出几步，回头凝望，情不自禁，转身跑回，抱住河得啜泣）哥哥！

沙弥 （上，敲门）师傅，有个圣节夫人要见你。

河得 （与贞观同时惊愕）小沙弥，你先去应酬一下，我即刻就来。（沙弥下）。

河得 隔壁僧房，久无人住，堆着柴草，你先去避一避。

〔贞观躲入隔壁僧房。〕

河得 （对内）徒儿，有请施主！（月婵上）不知施主玉驾光临，有失远迎。

月婵 大师客气了。您佛法无边，医道精湛，更兼舍己济世，救苦救难，使我孙儿去病消灾，康泰平安，我特来感谢布施呵。

河得 （释然）阿弥陀佛！此乃夫人积德礼佛，善心所致！

月婵 今以良田百亩，白金百两，奉献贵寺，弘扬佛法。

河得 施主！济世解危，佛门宗旨，厚馈重赠，不敢收受！

月婵 张府一言九鼎，大师切勿推辞。

河得 （沉思）施主既一心向佛，何不在此寺前河上，修一座桥梁，方便天下之人，积了祖宗功德，也方便施主进香。

月婵 修桥？大师，此处不临街衢，来往香客甚少。我府来此进香，亦可绕道上游惠济桥。若论积德行善，还是翻修山门，扩建宝殿吧。

河得 （无奈地）既如此，悉听尊便。

沙弥 （上）师傅，莫知县来了。

河得 施主稍坐（偕小沙弥下）。

月婵 （一惊）他怎么来了？

（唱）一霎时眼前重现旧时景，
心潮涌爱怨喜忧道不清，
想当年七巧良宵新寡后，
鸡鸣寺礼佛烧香独凄冷。
巧遇公子莫寿亭，
寄读僧房俩生情。
俩生情，情难禁，
鸳梦缠绵结连心。
伤别离，两孤凄，
腹中怀儿催出生。
儿生后，痛忍心，
盆托浪推送远行。
到而今孩儿生死两茫茫，
赎罪难此处又逢当年人……

〔河得引莫寿亭上。〕

月婵 莫大人。

寿亭 哦！？圣节夫人！幸会幸会！

（对河得）大师，你安排礼佛事宜去吧。

河得 （知趣地）那好，贫僧失陪了，（下）。

〔月婵欲走〕

寿亭 月婵！

月婵 大人有何吩咐？！

寿亭 哦？！你我还用得着如此称呼吗？！

月婵 这个……

寿亭 旧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啊！

月婵 今非昔比，大人今日已不是当年贫病交加的布衣寒士，而是七品县令、朝廷命官。

寿亭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命官焉得不食人间烟火？

月婵 只是时过境迁，我也从当年的寻常百姓，成了皇封圣敕的圣节夫人。

寿亭 是啊！看今日之腾达，想当年之境地，昔日如若不是夫人援手相助，爱心相怜，我那贫病交加之躯，只怕早已抛

尸荒野。此恩此德，别后经年，梦绕魂萦，每每念及，感激之情如同泉涌，恨不得今生今世永侍其右，朝伴夕守……

月婵 别说了！……是啊！当年如果依我，效那相如文君，你又哪有今日的锦衣加身、官场得意啊！每当我睹物思情，心中便百感交集……

寿亭 百感交集？

月婵 是啊！

（唱）当年一腔恩爱意，
千丝万缕到如今。
你不该为求功名事，
轻抛我一片温柔情。
亲生的骨肉遭遗弃，
我好似孤帆断桅浪里行。
人前强欢笑，
闺房泣孤灯。
望断云山空相思，
青春凋零心凄冷！

寿亭 唉！当年进京赶考，无非是争个前程，一别数年，实叫寿亭内疚惶恐。正是为了报答夫人的恩德，本官在府台面前提前美言，才讨得皇封圣敕，浩荡隆恩……

月婵 都说是满门荣耀，可我心中却是苦不堪言啊！

寿亭 苦不堪言！？

月婵 我怨这……（唱）

皇封圣敕天命定，
如绳似索枷在身！
捆住手足锁住心，
我如入囚笼如履冰。
我好比满池的涟漪冰雪冻，
泥塑的金身供人敬。
事到如今何所求，
苟延残喘了余生！

寿亭 呵！原以为请来了皇封圣敕，可以让你光耀门庭，富贵有加，却不料作茧自缚，事与愿违。唉，我莫寿亭一错再错，真是罪过啊罪过！

月婵 大人何必如此自责！我知大人本是一番好意，无奈世道艰难，人生变幻。今日之事，你我已是骑虎难下，稍失检

点便会引出灭门大祸，望大人能体谅月婵的苦衷……

寿亭 哦？哦！哦……夫人尽管放心，今日你我只是通家世好，情谊交往。

月婵 通家世好，情谊交往？

寿亭 还有别的法子么？！唉，我们边看边谈吧，请这边来，（往后院边走边谈，下。）

〔贞观蹑手蹑脚出，听有人声，复躲。〕

张二 （偕秋红上）你看清了，赵贞观那贱人是往这鸡鸣寺来了？

秋红 你不是要我注意赵贞观的行动吗？早晨老夫人一出去，她就慌慌忙忙往鸡鸣寺这边来了。我躲在后花园，看得清清楚楚。

张二 那就好。这个给小野种治病的悟觉和尚，我越看越象结婚冲喜那天晚上在赵贞观洞房里的那个男人！

秋红 当场抓住，那就穿包了。

〔张二、秋红对话间，河得上，藏一隅。〕

张二 要小心谨慎，不要打草惊蛇。你看实在了，就盯住他们。我约了几个朋友，等在寺院门口。只要一看实，就喊他们来捉奸。

秋红 好，我们往后院看看去。（二人下）

〔河得出，注视张二去向，若有所思。旋即轻呼小沙弥上，与之耳语。小沙弥点头，循张二方向下。〕

〔河得欲进贞观藏身之僧房，瞥见月婵走来，转身悄悄下。〕

寿亭 这荷塘、幽竹，这凉亭、曲径，月婵，都还是二十年前旧模样呵！

月婵 （叹息）常想忘却此景，怎耐幽思难禁。一生放纵有几回，更值那如花年龄！也羞，也愧、也恨……

寿亭 唯其如此，更难忘情。（走至贞观藏身的僧房前）此房怎么如此荒芜了！（推门而进。手揽月婵腰，环视僧房。贞观吓得蜷伏于一柴堆草后）月婵，你看，那是什么？（贞观以为被发现，硬着头皮准备站起）是当年我留在墙上的一首言情诗呀！（贞观释然。）

月婵 哦！岁月如流，墨迹却仍在呀！

寿亭 （念诵）此去京都过禅院，

心集一境得仙缘。
佛园果然极乐地，
难得净土逍遥仙。

月婵 你呀，写得太露了！

寿亭 除了你我，谁能解其中真味呵！（欲拥月婵）

月婵 ……（避开寿亭。）

〔张二偕秋红上。听见动静，藏身隔壁另一僧房，侧身偷听。〕

寿亭 冥冥中我总觉得，我们那个孩儿还活在世上，已长大成人！

月婵 那夜风平浪静，但孩儿放在木盆里，随波漂流，命运难料呵。

寿亭 （伤感地）你知道，我一无所有，寻找亲生孩儿，是我此生的唯一心愿啊！

月婵 难得你这一片痴心！只是如何能寻得我们那亲生骨肉呵……

张二 好象不是赵贞观和那个野和尚的声音？

秋红 不是他俩是谁！你听，没有声音了，肯定在……快去叫你的朋友来捉奸！

〔小沙弥上，悄悄反扣住张二、秋红藏身的僧房。张二拉门不开，惊慌。〕

沙弥 （呼叫）捉奸呀！捉奸呀！（下）

〔张二、秋红、寿亭、月婵、贞观皆大惊。〕

张二 （呼喊）开门！开门！我们来捉奸的，怎么锁住我们！

寿亭 （示意月婵不必惊慌。出门，见无人，示意月婵出。月婵下。）来人呀！

〔衙役跑上，寿亭示意，衙役开门捉住张二、秋红。〕

张二 我们是来捉奸的，你们怎么乱抓人？

寿亭 大胆刁徒，分明是拐骗丫环，纵欲行奸，亵渎佛门净地，还敢狡辩？狠狠与我打！

〔衙役杖打张二，张二哭呼“冤枉”。〕

秋红 大老爷，你究竟还讲理不讲理！

寿亭 胡言乱语，掌嘴！

〔衙役给秋红掌嘴。〕

寿亭 押回县衙！（领一千人押张二，秋红下。）

河得 （上）贞妹，你受惊了。

贞观 （出，瘫软于河得怀中）河得哥！

〔切光。〕

第四场 计算

〔幕后。继祖伏案课读的剪影。〕

伴唱 晨钟响，幕鼓沉。

春花秋月送光阴。

继祖勤课读。

转眼十八春。

才思动乡间，

两代寡妇情。

呀！守孤寡，育儿孙。

耀门第，传美名……

〔灯暗。〕

〔灯亮。月婵焚香祷告。日月沧桑，已是两鬓斑白，略显老态。〕

月婵 （唱）一柱香，祭天地，

皇天开眼佑张门，

保继祖，赴京考，

中状元，早成名。

伴唱 呀！赴京考，早成名……

月婵 （唱）二柱香，祭祖先，

荫庇月婵一片心，

移花计，情无奈，

负重辱，振家声。

伴唱 呀！情无奈，振家声……

月婵 （唱）三柱香，祭宏儿，

宥护为娘黄连心。

降罪孽，施惩罚，

赵贞观，小贱人！

伴唱 呀！施惩罚，小贱人……

张安 （上）禀老祖宗，事已办妥。莫府台举荐公子京试的信已写好。同时，有一函给老祖宗，嘱交老祖宗亲启。

月婵 （接信函）张安，你歇息吧。（张安下，月婵展信）

寿亭 （画外音）短叹长吁对锁窗，

只鸾孤影寸心伤。

夙世已连连埋怨，

痴情相如满头霜。

月婵 寿亭，你真是痴心依旧呵！可你怨不得我呵！我若依你，这贞节牌坊，这皇封匾额，这祖传家业，怎么办啦？

继祖 （英俊潇洒上）奶奶，我娘她……

月婵 (冷漠地)怎么了?慢慢说。

继祖 我娘鸡鸣寺拜佛,归途雨急路滑,失足落入水中……

月婵 捞上来不就是了。张安已取来莫府台写给京城陶阁老的举荐信,一切准备停当,你就午后启程赴京吧。(从箱中取出一件锦袍,递给继祖)孩子,这是当年你父亲进京赶考时穿过的,你看合身不?

[继祖穿袍,十分合适,高兴地转着身给月婵看。

月婵 (唱)说奇怪,直奇怪,
仿佛宏儿现身来。
这相貌,这神态,
俨然宏儿少年才。
难道拜佛佛保佑,
真个积善结善胎?
信也否?真也假?
此中消息费疑猜!

宏儿,你父当年进京,就是你这个英俊潇洒的模样。你这样像你父亲前去,也一定像你父亲一样高中而回。

继祖 奶奶,孙儿就是不放心娘。我求你一件事。

月婵 呵?你说吧。

继祖 我娘青春寡居,一心向佛。求奶奶在河上修一座桥,方便我娘过河礼神拜佛。

月婵 修桥?这……(思索地,唱)

小继祖,要修桥,
往事悠悠动心潮。
十八年前悟觉僧,
劝我捐修桥一条。
是巧合?有奥妙?
此中天机费思考……

(白)继祖,这修桥可不是等闲之事。我看你娘在府中照样可以参禅。

继祖 奶奶,那世间又何必建如许许多的寺庙佛院呢?何况修桥还是济世利人的善举呀!奶奶,有句话,孙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月婵 说来无妨。

继祖 奶奶,我娘青春守寡,抚育孩儿实是不易。孙儿离家赴京,实在担心我娘,

万一再有差错……(双目流泪,又双膝跪地)孙儿走后,就求奶奶修座桥吧。

月婵 (欲怒,恐伤孙儿心,转而温和)孙儿,你可知道奶奶的苦心?我对你娘是严了点,但寡妇门前是非多,为了张府名声,为了你的前程,奶奶不得不这样做啊!至于修桥之事,等你回来再说吧。

继祖 (转身一拜)谢奶奶!(下)。

月婵 (叹息)继祖已大,万一他们母子抱成一团,一旦道破实情,那可如何是好……(突觉心悸头晕)

张安 (匆匆上)禀老祖宗,大事不好!

月婵 (惊觉)何事如此慌张?

张安 张二从云南回来了!

月婵 (惊立)当年莫知府将他与秋红发配云南,不是死在那瘴病之地了吗?

张安 秋红是死了。可张二回来了,像个叫化子,正在门外等着,说一定要见你。

月婵 (挥手)不见(复坐下)。

张二 (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跌跌撞撞上)嫂夫人!

月婵 赶出去!

张二 (跪下)嫂夫人!历尽人间沧桑,我已非当年张二。望嫂夫人不念旧恶,我有忠言相告。

月婵 (鄙夷地)狗嘴里还能吐出什么象牙!

张二 (环视四周,示意不便。月婵示意张安下。张二站起,低声地)嫂夫人!我已查明,和尚悟觉正是赵贞观的奸夫、继祖的生父!

月婵 (蓦然站起,又按捺情绪,重新坐下)哼!还是如此忠言!

张二 不!不!嫂夫人,我早已服了你,哪里还敢信口雌黄!

月婵 (沉声喝道)显然是别有用心。来人呀,拖了出去!

[张安等家人上,扭住张二。

张二 唉呀呀,嫂夫人,我有真凭实据呵!

(掏出一只绣鞋呈上)嫂夫人,你请看!

月婵 (端详)怎么是贞观脚上之物?(不动声色,搁鞋于一旁)区区一只绣鞋,何

足为证！不知是何处捡来，或是有人
从我府中盗出，有意栽赃，也未可知！

张二（着急地）唉呀呀，我的嫂夫人呀！

（唱）遇赦归我四处流浪，

每日里凄凄惶惶。

昨日里我偷进禅院，

偷银钱溜进僧房。

忽闻得淫声浪语，

伏床下我细听周详。

原来是贞观秃驴，

僧床上抱颈交欢。

我本想当场抓奸，

却又怕反遭冤枉。

悄悄地偷一绣鞋，

嫂夫人你细看端详……

月婵（气怒，急又释然）看来你这些年没有
白费，学会编故事了！

张二（急极）嫂夫人，你还不信呵！贞观那
贱人，当时真象是撵蛋的鸡，交欢的
兔，叫春的猫，走窝的母狗，配种的驴
……

月婵住口！莫污了我的耳朵！

张二（颓然）唉呀，嫂夫人，你硬不信，我也
无法。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上亲
情，莫过骨肉。继祖业已长大，且功名
有望，万一日后他母子抱成一团，对
你不孝，你年迈之人，怎奈他何？嫂夫
人，你是何等精明之人，我是替你着
想呵！我要是还想对你使坏，何不拿
这绣鞋告到公堂之上？

月婵（被击中要害）来人！（张安上）张安，
你领二爷到后面更衣，酒饭侍候！

张安二爷，走吧。

〔张二神气起来，大摇大摆下。〕

月婵（怨恨交加，掷鞋于地，复用脚踩，唱）

天也不公，佛也不灵，

枉费月婵孤苦心！

行什么善，积什么德。

我要一雪心头恨！

（继祖上，撒娇。月婵恍惚，以为是张
宏，搂住大哭）宏儿，宏儿，你是显灵
来了吧。你别怨恨娘，娘，帮你杀那奸
夫淫妇，报仇雪耻！那黑心的张二也
回来了，告诉娘，怎样把他们都除掉？

告诉娘吧，宏儿！

继祖（由惊呆转焦急）奶奶！奶奶！我是继
祖呀！（月婵从恍惚中清醒，继祖为之
揩泪）奶奶，你是想我父亲想疯了吧。
孙儿也想念父亲呀！

月婵好孙儿，你想知道父亲的事情吗？

继祖当然想，我早想问问父亲生前情况，
怕奶奶伤心，总不敢提起。

月婵真是孝顺孩子，和你父亲小时候一
样。坐下吧。孩子，我告诉你：你父亲
从小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十八岁就
中了进士，可惜二十岁就被人害死
了！

继祖（倏地站起）你以前不是说父亲是病
死的吗？

月婵唉，那是你年龄小，怕吓着你。现在，
我想是你替父亲报仇的时候了！

继祖奶奶，我一定给父亲报仇！

月婵好，好！不愧奶奶呕心沥血抚育你十
八年。哈哈！宏儿，你听到了吗？你
理解为娘的一片苦心吧！（狂笑，声音
充满杀机。少顷，复又放声大哭。）

继祖奶奶，孙儿不好，惹你伤心了。

月婵（复冷静）好孙儿，奶奶吓着你了吧。

继祖（摇头）奶奶，那害我父亲的仇人是
谁？

月婵嗯！（沉思）好孙儿，眼下赶考要紧。等
你功名成就，奶奶自会告诉你一切，
今天是黄道吉日，你就赶去州府，莫
府台还有事向你当面交待。明天就从
州府直赴京城吧。（向内）张安，速去
备马，侍候小少爷赴京应试。

张安（幕后应声）是。老祖宗尽管放心。

继祖待我去向母亲辞别。

月婵算了吧。你去辞别，你娘又哭哭啼啼，
冲散了彩头。

张安（牵马上）马已备好，少爷，就启程吧。

继祖如此，孙儿就告辞了。我娘之事，还请
奶奶费心。

月婵放心吧，我自会着人细心侍候你娘。
你要一路当心，早传佳音。（送出
门外，凝望继祖远去。）

张二（衣新酒足，兴冲冲上）嫂夫人！

月婵又有何事？

张二 (讨好地)知恩不报非君子。嫂夫人诚心待我,我为嫂夫人献上一计。

月婵 嗯?

张二 我从云南带回一包毒药,入口以后,无中毒迹象,七日而亡。你设法让那秃驴与小贱人赵贞观喝下去,等继祖回来,你就再无后顾之忧。此事也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呈上毒药)。

月婵 (接过毒药)真有如此神效?

张二 不信?可挑一丁点儿,用一只狗试一下。

月婵 好!来人啦!(家人上)服侍二爷将此药吃了。

张二 (大惊)你……

月婵 我就用你这条癞皮狗试一下此药灵不灵!

张二 你……柳月婵,贼淫妇,我跟你拼了!(扑向月婵,被家人扭住。)

月婵 哼!捆起来,送到莫府台那里,告他投毒害命,请府台大人严加惩处!

张二 哪个莫府台?

月婵 当年发配你往云南的知县莫大人,如今升了知府!

张二 莫寿亭!哼!柳月婵,我告诉你,只要他莫寿亭再敢动我一根毫毛,老子就到皇帝老子那里,连他莫寿亭和你一起告!

月婵 哼!你纵有这个狗胆,也没有这个本事,带下去!

[家人拉张二下。梅香扶贞观持兜肚上。]

贞观 继祖我儿!

月婵 大呼大叫,成何体统!

贞观 (恭顺地)婆母,我替继祖缝了一个兜肚,以防着凉,还从悟觉大师处求了一个护身符,特来送孩儿赶考。

月婵 何时到寺里求符?

贞观 就是昨日。

月婵 昨日?哼!用不着了,继祖早登程了!

贞观 呵,他就走了?(一阵晕眩)他怎么不来向我辞别?

月婵 他给你留下话来。

贞观 我儿讲些什么?

月婵 你儿说,三从四德,金科玉律,既为人

母,莫失其仪!

贞观 (疑惑)这是我儿的话?

月婵 你儿说,从今以后,莫进寺院,闭门思过,终老其身!

贞观 这,不可能是我儿子说的。

月婵 那就等你儿归来亲口对你讲吧!你儿不在家,你要管住自己的脚,莫要再过河丢失了鞋子!(将绣鞋重重甩于贞观面前。)

贞观 (惊悸,复冷静,一改柔弱之态,逼视月婵,话外有音)儿媳一时不慎落水,被冲走了鞋子。但愿婆母你过河永不会湿鞋!

[月婵惊愕。]

[切光。]

第五场 魂断

[音乐、鞭炮声中幕启。二幕前,兵丁、衙役高举“昭阳张继祖”、“状元及第”、“一甲第一名”旗牌,浩浩荡荡过场。]

伴唱

鞭炮响,报凯旋,
身登龙门喜讯传。
十载寒窗苦,
一步青云天。
衣锦归故乡,
平生好梦圆。
好梦圆,梦难圆,
福兮祸兮一脉连。

[灯暗。二幕开,鸡鸣寺禅房。]

河得

(打坐凝思,唱)

心事沉浮久,
入定参禅难。
想贞妹,十年一聚首,
绣鞋不见心难安。
喜孩儿,金榜夺魁首,
父子无缘也枉然。
叹自身,黄卷伴青灯,
茫茫寂寞空山。

梅香

(急上,敲门。河得惊觉,开门)悟觉大师,大事不好!我家少爷高中状元回来,老夫人对他说,你和少夫人淫乱不贞,败坏张府声誉,今夜要把你毒

死，然后火烧寺院。少夫人要我告诉你，连夜远远逃命去吧。

河得 (惊悸，复平静)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一天终于来了！你家少夫人呢！

梅香 幽禁后院，形同囚徒。

河得 事已至此，我还逃什么呀！我当先走一步，九泉之下恭候你家少夫人了！

梅香 大师，那可万万使不得！（梅香推河得逃）

河得 (不动，反推梅香)你快离开这儿吧。

张安 (偕家丁上)将他两个给我拿下！

河得 青天白日，何故抓人？

张安 嘻！你这秃驴淫僧，拐骗我府丫环，怎么说无故？

梅香 他何尝拐骗我，我是有事而来。

河得 呵，梅香，中了他们打草惊蛇之计了！他们要害你我，保住张府清誉，用心好狠呵！我死而无憾，只是苦了你呀！
(闭目等待处置)

张安 将秃驴和梅香乱棍打死！

梅香 (哭骂)你们冤枉好人，我要告你们！
[家丁捆住河得、梅香，挥棍欲打。]

贞观 (披头散发闯进)住手！

张安 夫人！

梅香 少奶奶！你怎么来了？

河得 贞观！

贞观 张安，梅香是我派来的。天大的事，我一人承担，与她无关。来吧。棍子朝我打！

张安 少奶奶，你……

贞观 将他二人放了！

张安 少奶奶，这可都是为你好呵。

贞观 既为我好，那就放了他们！

张安 没有老夫人与状元爷之命，老奴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放人。

贞观 张安，有我在此，看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继祖着官服，灯饰导引上。]

张安 少爷，你来得正好，你看……

继祖 娘亲！你让孩儿怎么说呢？

(唱)娘亲以身护贼囚，

百感交集到心头。

含辛茹苦十八载，

你给我多少慈爱多少温柔；

晨香暮祷守清节，

你让我多少敬重多少忧愁。

唯愿娘亲常欢笑，

唯愿娘亲常添寿，

金榜题名扬眉日，

唯愿娘亲富贵久。

谁知平地起风波，

你给我多少惊愕多少愧疚；

鲜廉寡耻坠下贱，

你让我多少愤怒多少恨仇……

(搓手踱步)罢！罢！母亲呀，你让开吧，待孩儿处置这可恨的贱秃驴！

贞观 (痛心)秃驴，秃驴！孩子，你可知他是什么人？

继祖 (疑惑)他，我……(挥手示意，仆众退下)他是佛门不守清规的一个淫僧，与我何干何涉？

贞观 孩子呵，事已至此，为娘也顾不得羞惭，只有捅破这层纸了！（推继祖至河得面前，凄厉地）他是你的生身之父呵！

继祖 (惊呆)母亲，你难道疯了！我的生身之父是进士张宏呀！

贞观 孩子，他千真万确是你亲爹呵！

(唱)娘和他，青梅竹马心相印，

他和娘，两小无猜情意深。

进士张宏染沉痾，

娶我冲喜进张门。

张宏花烛初夜死，

娘与他空有夫妻名。

未嫁时，娘已许身怀我儿，

柳月婵，移花接木续门庭。

你爹初衷苦不改，

削发为僧入空门。

朝朝暮暮心系你，

盼你长大早成人。

为治病，替你挖药折臂断，

为功名，辅你课读晨复昏。

黄犊舐儿熬日月，

花开花落苦伶仃。

而今泪眼对泪眼，

亲生老父你……你何时认？

继祖 (唱)娘亲一席话，耳畔响惊雷，

潮水决堤浪涛飞。

也曾记，他嘘寒问暖呵护人，

也曾记，他循循善诱细教诲。

又谁知，世事弯弯曲曲绕，

又谁知，人生九曲黄河水，

待要上前把爹叫……

[继祖眼中含泪走向河得，河得含笑盈泪期待。

贞观 (惊喜)快叫亲爹吧，孩子！

继祖 (倏然停住，续唱)权衡轻重气已馁！

(扭头)若认他，家丑外扬门庭辱，

若认他，十八年苦读付流水，

若认他，前程功名一朝毁，

若认他，大梦一觉是变非！

[柳月婵悄悄上。

继祖 (突然声嘶力竭呼叫)不，不！我的亲爹是张宏，决不是他！

[河得怦然闭上眼睛，颓唐欲倒。

贞观 (惊悸)孩儿，娘的话你不信，你问你奶奶吧！(怒指柳月婵。)

月婵 贱人，一派胡言！

贞观 (指河得)孩儿，你仔细看，你象哪个呵！

月婵 (指河得)孩儿，凡见过你爹的人，都说你是我宏儿转生了！

贞观 (气极)你！我三月十五日进你张府，为何十一月未到就生下继祖？

月婵 八月早产，何足为奇！

贞观 为人昧了良心，是要遭报应的！

月婵 孙儿，此事刘媒婆可以作证。张安，传刘媒婆！

张安 (应声上)状元爷，老奴可以去了么？

继祖 磨蹭什么？快去！(张安下)

月婵 (唱)传证人将贱人置之死地，

贞观 (唱)恨媒婆心狠毒信口雌黄。

继祖 (唱)但愿得祖母言句句是真，

河得 (唱)但愿得刘媒婆细说端详。

张安 (带刘媒婆上)媒婆带到。

媒婆 (佝腰蠕首)老夫人，深夜唤老身何事？

月婵 刘媒婆，你说实话，我孙儿继祖生父是谁？

媒婆 这……又翻啥陈年旧帐？

月婵 (稳操胜卷)快说，不要隐瞒，一切有我做主！

媒婆 那……袖筒里塞棒槌，我就直出直入了！

(环视众人，见月婵得意，贞观不安，梅香暗啐唾沫，河得两眼望天，继祖紧张盯视)状元公呵，恕老身不恭了，你的生身之父就是——

众人 谁？

媒婆 (直指河得)他！

[继祖楞住，河得感激，贞观惊喜。

月婵 (恼怒)刘媒婆，你老糊涂了吧？你当年是怎么说的？

媒婆 以前怪我昧了良心！状元公，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娘当闺女时就和赵河得相好，怀上了你。后经老身保媒，嫁到张府冲喜。未曾圆房，公子张宏就一命呜呼……

继祖 啊呀呀！(羞愤攻心，晕倒，张安扶住。)

月婵 (怒斥媒婆)好你个破嘴乌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来人，拉下去，割掉舌头，看她还胡说八道？

媒婆 我这一辈子只说了这一回真话，就惹了大祸，可见这世上实话是说不得的呀！

[家丁拉媒婆下。

河得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贞观 刘妈妈！(追过去，月婵拉住。)

月婵 哼！贱人你别以为得计！

(唱)我设计为你保名节，

我设计为儿保前程。

你理当自重并自爱，

你理当送儿路青云。

丑张扬上蒙欺君罪，

乱闹腾下负众人心。

叫继祖冠带蒙污垢，

叫张家何以保名声！

(怒呼)来人！(唱)拉回去禁闭圣节府，

永不准再出后院门！

贞观 (倔强地唱)孝顺儿真相已大白，

快松绑放开你父亲！

继祖 (惶急地)母亲！你难道真要毁了张府，毁了自己，毁了孩儿！你为何不以奶奶为榜样，贞德懿行，树一代风范，传万世楷模？

贞观 (惨然)孩儿，你要为娘仿效奶奶？

继祖 果能如此，孩儿大幸！
 贞观 你说她是一代风范、万世楷模？
 月婵 （自豪地）自有事实可证！
 继祖 天下自有公论！
 贞观 （狂笑）哈哈！事实可证，天下公论，你且往那边僧房里看——
 月婵 （大骇，急呼）她疯了！张安，拉住她！
 [张安欲拉贞观，贞观一记耳光将其打退。]
 贞观 （幽幽地）婆母！你新寡之后，不正是在这里与现任府台、当年书生莫寿亭吟风弄月、播云布雨，还曾生下一子吗！
 月婵 贱人！你竟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急怒攻心，晕眩欲倒，张安扶住。）
 贞观 （冷笑）祖儿，你去看吧，那壁上还有莫寿亭题诗为证。
 河得 继祖，我背给你听罢：
 此去京都过禅院，
 心集一境得仙缘。
 佛园果然极乐地，
 难得净土逍遥仙。
 月婵 打！打死他！（挥棒击向河得，贞观挺身拦住，月婵趑趄欲倒。）继祖，还不动手！（继祖迟疑不决。）
 来人呀！（众家仆上）给我乱棍打死这秃驴！
 [家丁挥棍，莫寿亭上。]
 寿亭 住手！（注视河得）
 月婵 莫大人，你！
 [寿亭示意月婵喝退家丁。月婵狐疑，示意众家丁下。]
 寿亭 （对月婵私语）月婵！悟觉正是我们的儿子。这是当年从河上盆中抱起他的姓赵的郎中给我看病时，聊出来的。悟觉俗名赵河得，河中得来之意。他因婚姻错讹，便削发为僧了。
 月婵 当真？
 寿亭 （取出红兜肚）这是你当年系在孩子身上的证物呵！
 月婵 （接过兜肚细看）天啦！（跑向河得，失去理智，抱住河得）儿呀，我的儿呀！
 （唱）叫一声心肝儿泪如涌泉，
 多少回梦见儿长夜茫然，
 多少回祈神灵保佑儿身，
 又谁知孤苦儿就在眼前。

（晕晕然依在河得身上。）
 河得 （轻声惨呼）娘呵，你真是我的娘亲么？！
 贞观 （走近月婵）圣节夫人，我的婆母，我们原本是至亲的婆媳呀！
 月婵 （愣住，凄惨地）报应呀、报应！
 继祖 （捶胸顿足，沮丧颓唐）原来，一切都是骗人的，我还有何脸面去做官呵！你们闹吧，闹吧，闹个名节丧尽，乌烟瘴气，你们……
 寿亭 状元公，事已至此，急也无用！老夫居官半世，看得多了。这世上的事，无非是人间哄帝王，天庭哄玉皇。只要哄得好，照样升官立牌坊！
 继祖 大人的意思是……
 寿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看啦，和尚还是和尚，你娘还是你娘，你照样去当官。老夫人也息息怒，我还是你通家世好，全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状元公，意下如何？
 继祖 这个嘛……
 贞观 不，不！我要河得还俗，堂堂正正做夫妻。我要扒掉贞节牌坊，砸掉贞节匾！
 月婵 （渐清醒）你不要得寸进尺！张府的一切，不能就这样毁掉！
 继祖 （跪求）母亲，你就给孩儿留点颜面吧！你就忍心看着孩儿落个欺君罔上、身败名裂的下场！母亲，你答应孩儿吧！孩儿愿意在河上修一座桥，方便你烧香拜佛，两岸来往！
 月婵 （刺激地）桥？桥！桥！好呵，好儿子，好媳妇，我堂堂圣节府邸，要为你门修一座私通之桥呵？
 寿亭 老夫人！牌坊扒不得，匾额砸不得！这修桥，倒是个既可保全名节、又可修补残梦的主意呵！
 月婵 你也赞成修桥？哈，哈，哈！天呀，叫我怎么办啦！
 （唱）柳月婵呀怎么办？
 怎么办呀柳月婵？
 不修桥，
 儿女梦，梦难续，
 惨淡月，月难圆；
 修了桥，
 对祖先，面有愧，
 对皇封，心难安！